

过节看展要“打卡”更要“走心”

眉间尺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各种展览备受关注,“观展宝典”“全球春节看展指南”在微信刷屏,连朋友圈晒的也是各种观展照片,回老家、外地游的、留守的、出国的,似乎都在看展。其实,这一现象并非春节独有。最近几年,看展成了国民新时尚。去博物馆、美术馆看展览,也正在成为许多人假期活动的“标配”。

与此同时,看展排队也成为一种“常态”,某个展览排队队的“火爆”场面屡见报道。“故宫跑”这一形容“井喷式”热情的专用名词也应运而生。回顾过去的一年,观众跑的又何止故宫。不论展览的内容是中国还是西方,只要是精品或“网红”,观众就会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

毫无疑问,排队看展是个好现象。它反映了国人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审美诉求的提升,表明走出了物质匮乏时代的中国社会,正在涌现一股改变精神文化匮乏的动力。这恰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而且,好多人看展带着下一代,文化生活浸润对于少年人格养成的熏陶,更是润物无声、泽被深远。这就无怪乎有的媒体发文说,排队长看展是民族崛起的象征。

不过,为过节看展叫好的同时,也不应把它无限拔高。文化热情是民族崛起的必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更何况,排队看展本身也可作些细致分析。乌泱乌泱的人群大体上是橄榄型结构:处于两端的,一是对展品充满“真爱”的人,一是纯粹跟风或看热闹,这两部分人都不是很多;对前者而言,看展是一种文化刚需,对后者而言,看展是满足无聊心态的“刚需”。

处于中间的大多数,则是“打卡”看展者。有的人打的是“旅游”之卡,到北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在打卡的名单上,烤鸭、炒肝也在同一份菜单上。有的人打

的是“网红”之卡,互联网传播的力量在制造脏脏包等食品网红的同时,也在制造文化网红,诉诸视觉感官的各类展览天然地就是“美图”,有变成网红得天独厚的条件。还有的人打的是其他的“卡”。不论哪一种,本质上都是“认同”之卡。文化或艺术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阶层或人群认同的手段,看展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达成一种认同,你看过这个展,我也看过这个展,我们就有了共同话题;某名人、某专家、某领导在为这个展点赞,我也为这个展点赞,我与名人就建立了某种联系。这些都会给人带来心理满足感。必须指出的是,这并非“好面子”“虚荣心”那么简单。事实上,它本就是文化、艺术的社会功用之一。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心理感受,它让生活更有意义和趣味;社会需要这样的心理机制,它增进了个体间的组织度和凝聚力。

正因为这样,看展应获得更深刻的意义,简言之,不但要“打卡”而且要“走心”。

如果说,“打卡”表示了观众对艺术展览的态度,那么,“走心”要求的是欣赏艺术的能力。态度的获得或许可以依样学样,能力提升却非一日之功、一人之力可以实现。它既需要欣赏主体也就是观众自己提高素养,做足功课,更需要欣赏条件的改善也是展览举办方的努力。博物馆、艺术馆或展览举办方在抢抓、推动甚至制造过节看展这股文化“商机”的同时,还应提升策展理念和能力,改进展陈条件,让展览方式和观展手段更加友好。比如,为排在队伍中焦急等待的观众准备一些宣传、讲解,或者组织一些互动活动,让排队本身也成为看展的一部分。又如,给展览搭配一些艺术欣赏讲座,等等。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众多人口的文化热情正在全国各地多点“井喷”的国度,有关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还应加强对展览活动的顶层规划、统筹安排,让观展的人潮流动地更加错落有序,使喷薄的文化热情变成真实的文化力量。

张佳星

一篇题为《在北京,30年前的春节才叫过年,现在顶多叫放假》的公众号文章,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年味儿淡了的感慨年复一年,淡了的感觉却愈演愈烈。

以前的年味儿藏在手书的春联里,藏在站着包饺子的一家人里,藏在绝版无它的央视春晚里。而今年春晚有央视版、卫视版、网络版甚至还有有一台两版,年夜饭有饭店、有速冻甚至有美团不放假,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家门口甚至连春联都有了。

大人们怀念的是自己小时候“老”春节里的温情,而随着国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越来越多的孩子正在度过他们小时候的春节,他们的“新”春节里出现了名目多样的“高科技”,他们也成为春节期间商家的“惦记”,毕竟让孩子玩好,就等于攥住了钱袋子。

比如节日中的重头戏“闹庙会”。如果愿意,孩子们每天一个庙会地逛,所谓的高科技玩法完全可以不重样。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全息投影等听起来就高精尖的技术在庙会处处可见。高科技名目繁多,这些技术真的已经成熟到可以落地应用的阶段了吗?其实,这些所谓的高科技,最基础的依旧是传统“声光电”的应用,通过炫彩的灯光、高亮的声音、紧凑的节奏,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刺激他们的视听感官,引起关注。相关资料显示,医学角

有口皆评

想要扮靓春节,“高科技”还需锤炼

张佳星

一篇题为《在北京,30年前的春节才叫过年,现在顶多叫放假》的公众号文章,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年味儿淡了的感慨年复一年,淡了的感觉却愈演愈烈。

以前的年味儿藏在手书的春联里,藏在站着包饺子的一家人里,藏在绝版无它的央视春晚里。而今年春晚有央视版、卫视版、网络版甚至还有有一台两版,年夜饭有饭店、有速冻甚至有美团不放假,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家门口甚至连春联都有了。

大人们怀念的是自己小时候“老”春节里的温情,而随着国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越来越多的孩子正在度过他们小时候的春节,他们的“新”春节里出现了名目多样的“高科技”,他们也成为春节期间商家的“惦记”,毕竟让孩子玩好,就等于攥住了钱袋子。

比如节日中的重头戏“闹庙会”。如果愿意,孩子们每天一个庙会地逛,所谓的高科技玩法完全可以不重样。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全息投影等听起来就高精尖的技术在庙会处处可见。高科技名目繁多,这些技术真的已经成熟到可以落地应用的阶段了吗?其实,这些所谓的高科技,最基础的依旧是传统“声光电”的应用,通过炫彩的灯光、高亮的声音、紧凑的节奏,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刺激他们的视听感官,引起关注。相关资料显示,医学角

度40—70分贝是人听觉的可接受范围,为了不损伤孩子的听力,应将声音保持在40分贝以下为宜。而在庙会中的游戏区,超过70分贝是轻而易举的,对听力和神经的危害可想而知。更不要说庙会上质量不等的显示设备对视力的影响了。

还有些技术,比“声光电”功力更高一层,但技术成熟度不够、标准也不完善。例如虚拟现实技术专攻大脑的“枕叶脑区”,制造“感觉登记”,让人信以为真。而实际上,业内人士坦言,目前市场上多数的VR设备在用户体验上都存在不足,包括重量、眩晕感、交互体验、清晰度等均不完善。换句话说,想通过这些简陋的VR做到“身临其境”,多半还得靠自己的想象。

而“人工智能”机器人专攻与人的互动。其与人对话、回应的功能与其说是“智能”,不如说是“噱头”。大名鼎鼎的沙特公民机器人“索菲娅”不久前刚被深度学习之父杨立昆质疑“假说”——不过是研究团队的预先设定,绝非出于本心。庙会上的机器人也不会出其右,何况目前的人工智能都只是弱人工智能。

还傻的“弱智能”、粗糙的“假仿真”、超标的“声光电”……这些所谓的“高科技”看起来光鲜亮丽却经不起拆解一二。想起那句老生常谈的真理:科技是把双刃剑。在还没打磨光亮之前就受利益的驱动拿出市场,没有真情只有真钱的春节很可能不会留下多么美好的记忆。

观点速递

政务App不能办事要它干啥

一些政务App名不副实,究其原因,问责机制匮乏,考核体系不健全,甚至根本就没有纳入考核体系。还有一个原因是,使用者无权问责,有权问责的人不使用。民众要通过政务App办事,办不了事再喷有怨言,工作人员也很难感到压力。而对工作人员有问责权的官员,则根本无需通过政务App办事,他们往往理解体会不了民众的痛点,对无效果的政务App难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王石川(《中国青年报》)评报告显示超过40%的省部级机构单位的政务软件存在链接失败、兼容性差等各种不可用的问题

年龄莫成“分水岭”科研资助要因才施策

当年龄成了“硬杠杠”,甚至是科研资助项目评审中的某种导向,又会带来一些新问题。比如,部分科研人员为了赶在“年龄线”前出成果,追求“短平快”,不愿选择那些周期长、见效慢的方向或问题,助长了浮躁的学术风气。一些拿了项目的科研人员则会在后续项目的评审中不断积累优势,而那些没有及早拿到项目的人,不仅当期的科研活动受到影响,还有可能“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谷业凯(《人民日报》)评35岁成申请科研资助项目的关键节点,令接近这一年龄的科研人员“压力山大”

小学生“喜欢”课外补习暴露学校教育短板

学生们之所以如此高度“认同”甚至“迷恋”课外补习,固然与跟风密切相关,但确实也暴露了当下学校教育的一大软肋——大班额的教学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因此,学校如何抓住学校教育这个主阵地,大有文章可做。学校里给的专业教育服务能更好地满足学生和家庭的需,就能发挥应有的“挤占效应”,参加课外教育自然会减少。

——胡欣红(《澎湃新闻》)评小样本调查发现超九成小学生喜欢上课外培训班



除夕当天,“冲顶大会”发布了“升级维护”的公告,今日头条旗下的“百万英雄”宣布第一季活动已经结束,并未公布是否还会有第二季……一夜之间,直播答题在各大平台上消失了,它将何去何从? 视觉中国

超级胶囊高铁:水到渠成还是画饼融资

王鹏飞

据媒体报道,Space X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成立的“钻孔公司”近日获批。它将在纽约和华盛顿特区之间挖掘一个地下隧道,用于运行“胶囊高铁”。目前工程已准备开工。另据报道,2月18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和美国“维珍超环一号”公司签署了框架协议,将建设从孟买市到普纳的150公里超环高铁,将两市的交通时间缩短到25分钟。一时间,“超级胶囊高铁”引得无数眼球。然而,这究竟是一场正在引领前的交通革命,还是资本市场“画饼融资”的套路?

又是签约建设又是开挖隧道,似乎这种超级高铁已经水到渠成。然而,你想不到的是,敲锣打鼓要开始“工程实现”的超级高铁,居然还没做过载人试验。超级高铁最近一次试验是由“维珍超环一号”实现,试验仅

持续了5秒,并没有载人。这只是一次技术验证性质的试验,距离实用化的原型车还很遥远。而马上要“挖隧道”的马斯克“钻孔公司”甚至还没有任何车辆测试的记录。

看来,“胶囊高铁”尚在试验,“开工建造”大概是忽悠。为什么要如此“大忽悠”?其实,现有模式下的科技研发,如此“忽悠”并不少见,也纯属无奈:目的就是为了解融资。

不同于爱迪生、达芬奇那样“科学独行侠”的时代,当代无论是IT、航天还是其他高科技领域,任何科技研发都是在“烧钱”,研发过程的高资金成本、长周期与高风险,与资金资本追求短周期、高收益的特质构成了矛盾,为“天才构想”与“技术实现”之间划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鸿沟。为了把idea变成现实,科学家只好做起“营销专家”,先把自己的想法“卖”给投资人,再把想法“变现”卖给市场。如此,诸如此

类的“噱头”与“炒作”就不稀罕了。

如果说,同为轨道交通概念的国内“巴铁一号”项目是一场彻底的骗局,其融资完全是“诈骗”。那么,“胶囊高铁”与猎鹰火箭通过这种“炒作”融资,则是为解决研发中的资金问题。Space X的火箭研发正是通过多次不太成功的发射试验作为“推广”,以及“飞向火星”的概念炒作来获得了前后6轮融资16亿美元的融资,“维珍超环一号”公司也是在一次次“炒作”中获得了英国维珍公司等高达1.6亿美元的投资来维持研发。

反观我国政府主导、资金支持的科研体制,虽然避免了“理想”与“现实”的遥不可及,但科研效率与创新能力却是相对短板。引入社会资本无论在美国还是我国都非常必要。如何探索新模式,来解决“资本”与“研发”这一对矛盾,正是我们科技与金融界需要合作解决的课题。

打造影视巨作,别忽视语言

饶高琦

狗年伊始,《捉妖记2》携国民级萌宠胡巴席卷全国院线。人有人言,妖有妖语,延续第一部,片方继续为胡巴和众妖单独设计和扩展了“妖语”。据介绍这种语言由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少数民族语言学家,综合我国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编制而成。

为电影构造虚拟语言,在国内还很少见,但也绝非孤例。2012年的玄幻电影《画皮2》中,导演乌尔善就邀请北京大学的相关专家根据古梵语为虚构的中亚古国天狼国编制了魔幻的天狼语,甚至还配套了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和巫术仪式。这是已知内地电影第一次聘请语言学家编制虚拟语言。

放眼国际,文艺作品中最著名的虚拟语言莫过于《指环王》系列作品中的精灵语。作者J.R.R.托尔金本人就是古英语学家。他亲自上阵为各色精灵构建了多种互有联系的精灵语,形成了有祖语、有方言、有通用语的精灵语系。

常言道什么人说什么话。从一方面说是人物设定语词、口音和风格,另一方面语言也是塑造人物推动情节最直接的手段。语言即是最重要的道具,也是故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语言上的考究既体现剧组的专业精

神,又把观众带入更精彩的戏剧冲突中。

魔幻、科幻作品构建架空历史、塑造奇幻人物自然需要与观众“相同隔”的虚拟语言。现实主义作品则需要与人物、历史相吻合的语言设置。曾几何时历史影片中的各种人物都讲起了普通话,这在让并不久远的历史失了不少真实和韵味。而各类抗战影片中,下至列兵上至天皇的日语更是如灾难一般。以至于抗战剧开喷时,索性都用日本腔的汉语代替了。个人以为地方普通话可以充当还原历史和普世观众的折中。而抗战剧里的“日语”则实在是因为剧组缺乏投入,缺乏专业精神。

讲语言当然不是搞“语言正确”。不是说推演之前的人物都要讲方言,古装剧都要念文言,甚至要用中古音去配音,而是要为剧情的发展,为冲突的合理性绑起语言这根弦。一边是还原历史、构建冲突的“间隔”与“陌生感”,另一边是要保持观众与剧中人一体化的“共鸣”。这两边的平衡是戏剧理论的探索目标,也同样适用于对角色语言的设计。

归根结底,语言是客观世界最容易被忽视却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电影、戏剧都是画面与声音相结合的艺术,更是“创造”一个小世界的艺术。如空气一般的语言即是讲故事的手段,又是故事本身。

有了“啄木鸟”,政府网站更健康

李英锋

在热心网友周纪超的电脑里,有一个专门的“纠错”文件夹。他曾经连续3个多月、每天花1—2个小时,给全国政府网站“找茬”挑错,然后提交“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平台。

周纪超成了政府网站的“挑错达人”,主要是因为由国务院办公厅牵头主办的政府网站“找错”监督举报平台为网友挑错提供了便利,也激发了网友挑错的积极性。实际上,除了周纪超,还有很多网友在给政府网站挑错,公开数据显示,“找错”平台自2015年9月开通后至2017年1月,收到网民的纠错留言3000多条。

“找错”平台是一种啄木鸟式监督机制,挑错的网友则都是“啄木鸟”,有了“啄木鸟”,政府网站会更健康。诚然,近年来,各级政府通过自我监督、自我净化、自我挑错、自我“治疗”,已经对政府网站进行了有效整改,清理了不少患有“僵尸症”的网站,淘汰了一大批基础薄弱、运维保障能力不足的网站,实现了明显瘦身。一些政府网站尤其是基层网站存在的久不更新、互动性差、服务效率低下、信息或栏目链接失效、站点无法访问等问题得

到了明显改善。

但是,一些政府网站依然存有法律法规或政策链接内容过时、错别字、服务端畸形虚设、提升内容机械模糊等问题。由于政府自身挑错监督受监督视角、精力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局限性,监督的效率和效果难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网友经常浏览、使用政府网站,对政府网站的细节有最直接的接触,最了解政府网站的问题出在哪,也最容易找出错误。网友们有监督政府网站的主动性、积极性,且数量众多,挑错监督的力量大,能对政府网站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实时监督,监督更细致、更全面、更到位、更及时。网友挑错后,“找错”监督举报平台会对确实存在的问题进行曝光,并通过转交、督办机制促动相关政府网站进行整改。如此,“啄木鸟”的挑错功能就可倒逼政府网站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笔者建议,“啄木鸟”挑错机制还应配套奖惩办法,对挑错成功率高、贡献大的网友进行奖励,对纠错率高、纠错率低、整改不及时、不彻底、不到位的政府网站进行问责。有了奖惩机制,政府网站“找错”监督平台就能挑出纠正更多错误,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城市种树也要讲究科学规律

王钟的

在现代文明高度集中的城市,公共绿化是人类与自然接近的重要设施。然而,一些地方在绿化工作中热衷于贪大求靓,倾向于移植一些不适宜本地生长的树种,违背了城市绿化应遵循的自然规律。

据《半月谈》杂志报道,有的北方城市为了种植常绿树种,在过冬时,耗费巨资来自南方的树种穿上“防寒服”,喷洒防冻液。即便如此,很多南方树种仍然熬不过冬天。

应该承认,地方政府愿意为绿化投入更多资金,是一种理念上的进步。曾几何时,在城市建设与扩张过程中舍弃绿化,忽略市民居住环境,让城市沦为冷冰冰的钢筋混凝土森林,是一些地方建设者所秉持的错误思路。但是,如今各地大兴绿化,也要遵循最基本的科学规律。

城市绿化是城市环境的一部分,绿化设施必须与当地环境相协调。从美学的角度看,不管是南方的树木常绿常青,还是北方的树木随季节变化落叶和萌发新芽,都是美好自然的直观体现。把南方的常绿树种种到北方,就像把热带鱼放到恒温鱼缸里,终究无法展现自然的奥义。

某些地方在开展绿化时还热衷于种植珍贵树种,这显然是“四风”问题在城市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城市绿化设施不是收纳珍稀物种的植物园,没有必要花巨资引入珍贵树种。而且,作为与市民紧密接触的自然景观,绿化首先要解决的是有无的问题,多少的问题,在整体绿化设施依然稀缺的情况下,消耗宝贵的绿化资源种植珍贵树种无异于打肿脸充胖子。

一味种大树也是普遍存在的错误倾向。很多地方忽视树种特性,大搞突击绿化,花高价购买长成的大树种植在新建道路两侧,不仅维护成本高昂,而且忽视了大树与生长环境相互适应的过程。事实上,能够提供大树的苗圃并不多,一些地方“为了挖大树铲平半座山”,以牺牲树木原生环境为代价装点城市。期待新建城区一夜之间长出一片森林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城市绿化要遵循“十年树木”的常识。

实际上,无论在理念上,还是执行上,我国的城市在绿化方面存在的缺失依然很多,很多问题存在于整体规划层面。在短时间内疾风骤雨式地“补课”,非但于事无补,还难免进退失据。

以著名的纽约中央公园为例,纽约市在19世纪50年代就设计了这座美国第一个城市公园,并且在此后多年里抵制了将这块土地用于开发的压力,从而造就了城市中央拥有一片“森林”的奇迹。

反观国内城市,绿化面积集中于新建城区和郊区,在数据统计上固然可以做出

一个好看的成绩单,然而越往中心城区,绿化设施往往越匮乏。地方政府开发房地产的冲动,使得中心城区的绿化空间被压缩到极致。一些地方不妨利用旧城改造的契机,不以一时的得失为决策依据,在中心城区插入更多绿化带,让城市绿化均匀分布。

目前,行道树是城市绿化的重点工作,园林部门更多地在这道路两边种什么树、怎么种树做文章,这其实也反映了我们绿化工作所做的仍然太少了。理想的城市绿化,应当是城市主动地融入绿化空间之中,而不是绿化带被动地和城市捆绑在一起。搞好城市绿化,需要城市管理者站在更高层次的思考,为子孙后代留下绿色的生存空间。

城市绿化是一门科学,开展城市绿化工作需要割舍利益,放下功利心,以科学规律为最高准则。

